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章搜索

文章标题

搜索

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 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8-7-3 阅读: 848次

孙 波

(中共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先秦时期,墨子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实践出发,提出了“和”的社会民生理想以及以“兼爱”为理论内核的“尚贤”、“尚同”、“节用”等一系列社会建设主张,具有丰富的社会和谐特征和思想内涵。吸收、借鉴包括墨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合理思想,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墨子; 和; 兼爱; 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3-0045-04

[收稿日期] 2008-03-17

[作者简介] 孙波(1970-),男,江苏沭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培训办公室主任,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逻辑史。

一、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架构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被打破,受封诸侯之间战事连绵,“春秋五霸”相继出现,诸侯之间为争夺利益,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大肆扩张,纲纪废弛,礼乐崩坏,社会开始大动荡大转折,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结构系统的解体与重建。

战事不绝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面对这样的混乱政局,出生于手工业者的墨子,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理解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对于社会的稳定、有序的强烈渴求,也更加关心国家和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生活。墨子和墨家学派独特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劳动阶层色彩,是墨子和墨家学派提出一系列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在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体系中,“和”的社会民生理想是其最高诉求和最终目的,而“兼爱”的道德诉求和社会主张,则是其思想体系的主旨和核心。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措施,作为与其“和”、“兼爱”观点相协调、相配套的支撑并保障其社会和谐思想得以顺畅运行的社会架构和政策体系。

二、墨子“和”的社会民生理想

墨子关于“和”的思想非常丰富。现存《墨子》53篇中,提及“和”字的有31处。其中,大部分的“和”表述的是一种融洽、协调、平缓的状态和境界,涉及对自然和调、国家和平、人民和顺、亲属和美等多方面的论述。

(一)“和”是天地万物的自然面貌

墨子认为,“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1-1]“和”是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也是天地万物有序运行的基础。即使是至圣明君治理国家,都必须与之相顺应,不能违逆这一“真天壤之情”[1-1]。

(二)“和”是国家安宁的最高追求

墨子倡导“非攻”,反对攻伐掠夺。他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1-2]墨子历数了“好攻伐之国”发动战争给国家、百姓造成的灾难,认为战争的结果就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穡,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率,而百姓易务也”[1-3]。由此,墨子反对大国的兼并扩张行为,以先王、仁人治国为例,积极推崇“天下和,庶民阜”[1-4]、“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1-5]的社会和顺理想。为人君者,如果采取这样的治国方略,能广得天下赞誉,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唯有如此,才能达成“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6]的美好社会境

界。

(三) “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

在墨子看来，君王治国、官吏理事，必须注重人际调适。人际关系调适和顺，上下一心，敌国不敢覬覦，“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1-7]。在战场上，更要强调团结一致，齐心退敌。进攻时要能“和合之”[1-8]，退守时要能“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1-9]。否则，一旦出现“将不勇，士不奋，兵不利，教不习，师不众，卒不和，威不圉”[1-10]的情况，就会引发战败祸乱。

(四) “和”是家庭美满的重要纽带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墨子关于“和”的家庭伦理思想十分丰富，涉及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等各个层面。墨子认为，“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1-11]家庭和睦相处是社会谐和的重要基础。反之，如果社会和家庭内失去礼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1-12]。如果家庭出现争斗，“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1-12]。

三、墨子“兼爱”的社会政治主张

“兼爱”、“兼相爱”是墨家学派坚持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和社会主张。

“兼”，有“整体”、“无差别”的含义。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倡导普遍平等的相爱互助，与儒家的“爱有差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 “兼爱”：顺乎天意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人格神的“天”，依然在统治者和百姓中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等一系列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意志，但还是大量借助了对“天意”、“天志”的仰仗，以此达到顺利推行其政治学说的目的，这反映了墨子有神论世界观的局限性。

墨子认为，“兼爱”之说顺从了天的意志，“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1-13]。顺从天意，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反之，就会受到惩罚。“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1-14]。他还进一步指出，古代圣王禹、汤、文、武，就是“顺天意而得赏者也”，而暴王桀、纣、幽、厉，就是“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的典型。

(二) “兼爱”：法自先王

墨子推行其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言必有三表”。所谓的“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1-15]。其中的“本”，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说，“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1-16]，而“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1-16]即“兼爱”之说，取自于先王，于古有据。他所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也是“自先圣大王者亲行之”[1-17]。墨子认为，圣王禹、汤、文、武，正是因为“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1-18]，所以才得到天的福佑并且“天下之庶民属而誉之，业万世子孙继嗣”[1-19]。

(三) “兼爱”：治国良策

墨子认为，治国要抓住根本，即“择务而从事”。而“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1-20]，即“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当世治国理政的大道，是必须努力实践的要务。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实行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1-21]，指出“兼爱”是不可阻遏的，就好像火要往上窜、水要往下流一样，不能强加堵塞。

墨子指出，“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1-22]。“兼爱”还是保障国家安宁、遏制战乱的重要手段。做到了“兼爱”，就能把他国视为己国，这样一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1-11]。做到了“兼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11]，天下也就得以安宁祥和。

(四) “兼爱”：社会和顺

墨子认为，实行了“兼爱”，伦理道德的秩序就能得以维持，社会就能和顺发展。“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1-23]“兼爱”应该是人人遵守的社会风尚，“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1-24]。爱别人的人，大家也会爱他；处处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利，会得到大家给予的报答。对危害他人的恶人，也必然会遭致全社会的疾恶如仇。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墨子认为实现起来并不难，只不过是当权者不愿意去做罢了。

四、墨子的“尚贤”、“尚同”、“节用”等社会建设思想

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核心，是“和”的民生理想，而“兼爱”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当然，墨子深知，“兼爱”这一道德诉求的最终实现，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系作为支撑和保障。因此，墨子从其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也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非攻”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

(一) “尚贤”：倡导选贤任德，尚贤使能

“尚贤”，就是崇尚贤德之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墨子把

“尚贤”，看成是“治国之本”。

墨子痛陈当时社会任人唯亲的社会弊端，他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家里有牛羊不会宰杀，一定会去请好的屠夫；家里有衣服不会做，一定会去请好的裁缝；家里的马病了，一定会去请好的医生来治；家里的弓箭坏了，一定会请好的工匠来修，而不会找“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1-25]，而到了治理国家的时候，王公大人就反其道而行之了，任用的都是些裙带关系、无能之辈，说明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分量还比不上一个坏弓箭、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群牛羊啊！

墨子认为，贤人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1-26]。贤才的多少，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因此，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1-26]，给贤人以优厚的待遇。

同时，还要树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1-27]的思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1-27]，打破了传统的在贤才选拔方面只考虑世袭、等级的错误倾向。

（二）“尚同”：倡导国家统一，政令通达

“尚同”作为墨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崇尚国家统一，社会有序，政令通畅，上情下达。他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国之要也。”[1-28]

墨子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极易滋生祸乱。“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天下之乱，若禽兽然”[1-29]。墨子认为，国家意志不统一，思想混乱，是社会纷扰的根源，“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1-30]，故而，必须“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1-31]，在这里，“义”指的是社会公认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墨子同时强调，“同一天下之义”，要靠“发宪布令”，“善用刑者以治民”[1-32]。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一致，社会矛盾才能调和。

以“尚同”治国，还要注重上情下达，即“上下通情”。“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1-33]。如果能做到这样，遍天下的人，都“不敢为淫暴”、干坏事了。

（三）“节用”：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他看来，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墨子认为，“去无用之务”，是“天下之大利”。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国家“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墨子在衣、食、住、行、丧葬等各个方面，都主张节俭，并痛陈奢靡之风盛行造成的社会危害。在他看来，穿衣服只要能“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即可，而不能像王公贵族们“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1-34]，因为这样的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1-34]。饮食只要能“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1-35]就行，而不能像王公贵族那样追求“美食刍豢蒸炙鱼鳖”[1-36]，这种“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1-36]的强烈对比，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住房只要能“御风寒”、“别男女之礼”[1-37]即可，而不能像王公贵族那样动辄“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1-38]，这种奢靡之风如果“左右皆法象之”，国家的财力就不足以赈济灾民、养育孤寡，结果就会造成“国贫而民难治”的恶果。出行造车方面，只要能“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1-39]即可，这样“用财少而为利多”，是老百姓“乐而利之”的事情。在丧葬方面，墨子制定了“节葬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涓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1-40]。墨子认为，丧葬要以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为目的，不用长时间守丧。墨子认为他的观点“不失死生之利”，即对死者、生者都有好处。此外，墨子在文化娱乐方面主张“非乐”，即反对统治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笙簧之声”[1-41]的做法。在当时，音乐舞蹈等还仅仅是王公贵族消遣享乐的一种文化特权。墨子认为，统治者如果不把社会生产作为治国要务，不把国家财力用于百姓安康，而是耗费大量的国家财力、人力去奢侈享乐，“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簧”，结果必然是“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1-42]，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当然，墨子也说，他并不是否认文化娱乐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只是反对纵情声色、忽视民生的做法。

五、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奋斗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墨子追求“和”、倡导“非攻”，符合我们一直坚持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我们始终不渝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墨子强调“上下调和”、“和心比力”，也有助于我们建立团结一心，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冲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为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墨子倡导“兼爱”，主张“视人如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社会根基。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很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人际关系脆弱，社会信用缺失，群体性对抗事件

日趋频繁等，正是人际关系恶化的表现。倡导“兼爱”，伦理道德的秩序就能得以维持，有助于形成一个相亲相爱、诚信和睦的社会人际关系，为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

墨子倡导“尚贤”、“尚同”，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墨子主张的选贤任德，尚贤使能，有助于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使人才不分地位和职业的差别，都能参与社会管理，共享机会平等。墨子主张的政令统一、上情下达，对于我们今天保证中央政令通达，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常现象，也有一定的启示。

墨子倡导“节用”，主张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对于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有裨益。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等勤俭节约思想，对于我们树立保护生态资源的理念，树立节约就是增加社会财富的理念，树立全社会崇俭抑奢的理念，培养勤俭节约的道德情操和良好习惯，积极创建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Z].北京：中华书局，2001：37[-1]，157[-2]，144[-3]，72[-4]，141[-5]，200[-6]，179[-7]，105[-8]，578[-9]，143[-10]，103[-11]，78[-12]，

210[-13]，195[-14]，266[-15]，121[-16]，120[-17]，23[-18]，212[-19]，113[-20]，127[-21]，101[-22]，100[-23]，104[-24]，66[-25]，44[-26]，46[-27]，98[-28]，74[-29]，92[-30]，81[-31]，

84[-32]，87~88[-33]，34[-34]，164[-35]，35[-36]，30[-37]，31[-38]，36[-39]，180[-40]，252[-41]，29[-42].

(责任编辑 陈庆初)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